明史/卷3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卷三百一十九　列傳第二百七　廣西土司三 ◄

明史
卷三百二十　列傳第二百八　外國一

► 卷三百二十一　列傳第二百九　外國二→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朝鮮王朝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朝鮮王朝

朝鮮，箕子所封國也。漢以前曰朝鮮。始為燕人衞滿所據，漢武帝平之，置真番、臨屯、樂浪、玄菟四郡。漢末，有扶餘人高氏據其地，改國號曰高麗，又曰高句麗，居平壤，即樂浪也。已，為唐所破，東徙。後唐時，王建代高氏，兼併新羅、百濟地，徙居松岳，曰東京，而以平壤為西京。其國北鄰契丹，西則女直，南曰日本。元至元中，西京內屬，置東寧路總管府，盡慈嶺為界。

明興，王高麗者王顓。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。二年送還其國流人。顓表賀，貢方物，且請封。帝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，賜曆及錦綺。其秋，顓遣總部尚書成惟得、千牛衞大將軍金甲兩上表謝，[1]并賀天壽節，因請祭服制度，帝命工部製賜之。惟得等辭歸，帝從容問：「王居國何為？城郭修乎？兵甲利乎？宮室壯乎？」頓首言：「東海波臣，惟知崇信釋氏，他未遑也。」遂以書諭之曰：「古者王公設險，未嘗去兵。民以食為天，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。今有人民而無城郭，人將何依？武備不修，則威弛；地不耕，則民艱於食；且有居室，無廳事，無以示尊嚴。此數者朕甚不取。夫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苟闕斯二者，而徒事佛求福，梁武之事，可為明鑑。王國北接契丹、女直，而南接倭，備禦之道，王其念之。」因賜之六經、四書、通鑑。自是貢獻數至，元旦及聖節皆遣使朝賀，歲以為常。

三年正月命使往祀其國之山川。是歲頒科舉詔於高麗，顓表謝，貢方物，并納元所授金印。中書省言：「高麗貢使多齎私物入貨，宜征稅；又多攜中國物出境，禁之便。」俱不許。五年表請遣子弟入太學，帝曰：「入學固美事，但涉海遠，不欲者勿強。」貢使洪師範、鄭夢周等一百五十餘人來京，失風溺死者三十九人，師範與焉。帝憫之，遣元樞密使延安答里往諭入貢毋數。而顓復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來貢馬，其賀正旦使金湑等已先至，帝悉遣還。謂中書省臣曰：「高麗貢獻繁數，既困敝其民，而涉海復虞覆溺。宜遵古諸侯之禮，三年一聘。貢物惟所產，毋過侈。其明諭朕意。」

六年，顓遣甲兩等貢馬五十匹，道亡其二，甲兩以聞。及進，以私馬足之。帝惡其不誠，卻之。七年遣監門護軍周誼、鄭庇等來貢，表請每歲一貢，貢道從陸，由定遼，毋涉海，其貢物稱「送太府監」。中書省言：「元時有太府監，本朝未嘗有，言涉不誠。」帝命卻其貢。是歲顓為權相李仁人所弒。[2]顓無子，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子，於是仁人立禑。

八年，禑遣判宗簿事崔原來告哀，且言前有貢使金義殺朝使蔡斌，今嗣王禑已誅義，籍其家。帝疑其詐，拘原而遣使往祭弔。十年，使來請故王顓謚號，帝曰：「顓被殺已久，今始請謚，將假吾朝命，鎮撫其民，且掩其弒逆之跡，不可許。前所留使者，其遣之。」於是釋原歸。其夏，復遣周誼貢馬及方物，卻不受。冬，又遣使賀明年正旦。帝曰：「高麗王顓被弒，奸臣竊命，春秋之義，亂臣必誅，夫又何言。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，中書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，政令安在。若政令如前，嗣王不為羈囚，則當依前王言，歲貢馬千匹，明年貢金百斤、銀萬兩、良馬百、細布萬，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，方見王位真而政令行，朕無惑已。否則弒君之賊，必討無赦。」

十一年四月，禑復命誼來貢。十二年敕遼東守將潘敬、葉旺等謹飭邊備。其冬，禑遣李茂芳等來貢，以不如約卻之。十三年，遼東送高麗使誼至京師，帝敕敬等曰：「高麗弒君，又殺朝使，前堅請入貢又不如期，今遣誼來，以虛文飾詐，他日必為邊患。自今來者，其絕勿通。」因留誼於京師。十六年來貢，卻之，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、陪臣侮慢之罪；誠欲聽約者，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物幷至。十七年六月，禑遣司僕正崔涓、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。且言金非地所產，願以馬代輸，餘皆如約。遼東守將唐勝宗為之請，帝許之。然請顓謚號，襲王爵，未允也。

十八年正月，貢使至。帝諭禮臣曰：「高麗屢請約束，朕數不允，而其請不已，故索歲貢以試其誠偽，非以此為富也。今既聽命，宜損其貢數，今三年一朝，貢馬五十匹。至

二十一年正旦乃貢。」七月，禑上表請襲爵，幷請故王諡。命封禑為高麗國王，賜故王顓諡恭愍。

十九年二月遣使貢布萬匹、馬千匹。九月，表賀，貢方物。其後貢獻輒踰常額，且未嘗至三年也。冬，詔遣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。二十年三月，高家奴還，陳高麗表辭馬直，帝敕如數償之。先是，元末遼、瀋兵起，民避亂，轉徙高麗。至是因市馬，帝令就索之，遂以遼、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。十二月命戶部咨高麗王：「鐵嶺北，東西之地，舊屬開元者，遼東統之。鐵嶺之南，舊屬高麗者，本國統之。各正疆境，毋侵越。」

二十一年四月，禑表言，鐵嶺之地實其世守，乞仍舊便。帝曰：「高麗舊以鴨綠江為界，今飾辭鐵嶺，詐偽昭然。其以朕言諭之，，俾安分，毋生釁端。」

八月，高麗千戶陳景來降，言：「是年四月，禑欲寇遼東，使都軍相崔瑩、李成桂繕兵西京。成桂使陳景屯艾州，以糧不繼退師。王怒，殺成桂之子。成桂還兵攻破王城，囚王及瑩。」景懼及，故降。帝敕遼東嚴守備，仍遣人偵之。十月，禑請遜位於其子昌。帝曰：「前聞其王被囚，此必成桂之謀，姑俟之以觀變。」

二十二年，權國事昌奏乞入朝，帝不許。是歲，成桂廢昌，而立定昌國院君瑤。二十三年正月遣使來告。二十四年三月詔市馬高麗。八月，權國事瑤進所市馬千五百匹。帝曰：「三韓君臣悖亂，二紀於茲。今王瑤嗣立，乃王氏苗裔，宜遣使勞之。」十二月，瑤遣其子奭朝賀明年正旦。奭未歸而成桂自立，遂有其國，瑤出居原州。王氏自五代傳國數百年，至是絕。

二十五年九月，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國都評議司奏言：「本國自恭愍王薨，無嗣，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，昏暴好殺，至欲興師犯邊，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。禑負罪惶懼，遜位於子昌。國人弗順，啟請恭愍王妃安氏擇宗親瑤權國事。已及四年，昏戾信讒，戕害勳舊，子奭癡騃不慧，國人謂瑤不足主社稷。今以安氏命，退瑤於私第。王氏子姓無可當輿望者，中外人心咸繫成桂。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事，惟聖王俞允。」帝以高麗僻處東隅，非中國所治，令禮部移諭：「果能順天道，合人心，不啟邊釁，使命往來，實爾國之福，我又何誅。」冬，成桂聞皇太子薨，遣使表慰，幷請更國號。帝命仍古號曰朝鮮。

二十六年二月遣使進馬九千八百餘匹，命運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之。六月表謝，貢馬及方物，幷上前恭愍王金印，請更己名曰旦。從之。是月，遼東都指揮使司奏，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，潛渡鴨綠江，欲入寇。乃遣使敕諭，示以禍福。旦得敕，惶懼陳謝，上貢，幷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。

二十七年，旦遣子入貢。二十八年遣使柳珣賀明年正旦。帝以表文語慢，詰責之。珣言表文乃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，遂命逮道傳，釋珣歸。二十九年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，云表實總等所撰，道傳病不能行。帝以總等亂邦搆釁，留不遣。三十年冬，復以表涉譏訕，拘其使。建文初，旦表陳年老，以子芳遠襲位。許之。

成祖立，遣官頒即位詔。永樂元年正月，芳遠遣使朝貢。四月復遣陪臣李貴齡入貢，奏芳遠父有疾，需龍腦、沉香、蘇合、香油諸物，齎布求市。帝命太醫院賜之，還其布。芳遠表謝，因請冕服書籍。帝嘉其能慕中國禮，賜金印、誥命、冕服、九章、圭玉、珮玉，妃珠翠七翟冠、霞帔、金墜，及經籍綵幣表裏。自後貢獻，歲輒四五至焉。

二年十二月詔立芳遠子禔為世子，從其請也。五年十二月，貢馬三千匹至遼東，命戶部運絹布萬五千匹償之。六年，世子禔來朝，賜織金文綺。及歸，帝親製詩賜之。時朝鮮納女後宮，立為妃嬪者四人。其秋，遣陪臣鄭擢來告其父旦之喪。命官弔祭，賜謚康獻。

十六年奏世子禔不肖，第三子祹孝弟力學，國人所屬，請立為嗣，詔聽王所擇。因上表謝，幷陳己年老，請以祹理國事。命光祿少卿韓確、鴻臚丞劉泉封祹為朝鮮國王。時帝已遷北都，朝鮮益近，而事大之禮益恭，朝廷亦待以加禮，他國不敢望也。

二十年，芳遠卒，賜謚恭定。二十一年七月，祹請立嫡子珣為世子，從之。先是，敕祹貢馬萬匹，至是如數至，賜白金綺絹。

宣德二年三月遣中官賜白金紵紗，別敕進馬五千匹，資邊用。九月如數至。四年賜祹書：「珍禽異獸，非朕所貴，其勿獻。」後又敕祹：「金玉之器，非爾國所產，宜止之，土物效誠而已。」八年，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遼東學，帝不許，賜五經、四書、性理、通鑑綱目諸書。

正統元年三月放朝鮮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。金黑等自宣德初至京師，至是遣中官送回。三年八月賜祹遠游冠、絳紗袍、玉佩、赤舄。先是，建州長童倉避居朝鮮界，已

復還建州。朝鮮言：「昔以窮歸臣，臣遇之善。今負恩還建州李滿住所，慮其同謀擾邊。」建州長言，所部為朝鮮追殺，阻留一百七十餘家。五年詔禒還之。七年五月諭禒曰：「鴨綠江一帶東寧等衛，密邇王境，中多細人逃至王國，或被國人誘脅去者，無問漢人、女直，至即解京。」初，瓦剌密令女直諸部誘朝鮮，使背中國。禒拒之，白其事於朝。帝嘉其忠，敕獎之，幷賜綵幣。九年春，倭寇犯邊，禒命將擒獲五十餘人，械送京師。十年又獲餘黨來獻。帝連敕獎諭，賜賚加等。十三年冬，命使調發朝鮮及野人女直兵會遼東，征北寇。時英宗北狩，郕王即位，遣官頒詔於其國。

景泰元年貢馬五百匹。奏稱奉敕辦馬二三萬匹，比因鄰寇搆釁，馬畜踣斃，一時未能。詔曰：「寇今少息。馬已至者，償其直。未至者，止勿貢。」是年夏，禒卒，賜弔祭，謚莊憲，封子珣為國王。會遼東奏報開原、瀋陽有寇入境，掠人畜，係建州、海西、野人女直頭目李滿住等為嚮導，因諭珣相為掎角截殺之。其秋，續貢馬千五百餘匹。賜冕服，幷償其直。冬又賜珣及妃權氏誥命，封其子弘暐為世子。二年冬，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，戒珣絕其使。

三年秋，珣卒，來告哀。遣中官往弔祭，賜謚恭順，命子弘暐嗣立。弘暐立三年，以年幼且嬰夙疾，請以叔琛權國事。七年上表遜位，乃封琛為國王。琛請立子暲為世子，從之。

天順三年，邊將奏，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，恐為中國患。因敕琛毋作不靖，貽後悔。琛疏辨，復諭曰：「宣德、正統年間，以王國與彼互相侵掠，敕解怨息兵，初不令交通給賞授官也。彼既受朝廷官職，王又加之，是與朝廷抗也。王素秉禮義，何爾文過飾非？後宜絕私交，以全令譽。」四年復諭琛曰：「王奏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通謀煽亂，已置之法。夫法止可行於國中，豈得加於鄰境。郎卜兒哈有罪，宜奏朝廷區處。今輒行殺害，何怪其子阿比車之思復讐也。聞阿比車之母尚在，宜急送遼東都司，令阿比車領回，以解讐怨。」五年，建州衛野人至義州殺掠，琛奏乞朝命還所掠。兵部議：「朝鮮先嘗誘殺郎卜兒哈，繼又誘致都指揮兀克，縱兵掠其家屬。今野人實係復讐，宜諭朝鮮，寇盜之來皆自取，惟守分安法，庶弭邊釁。」從之。

成化元年冬，陪臣李門炯來朝，卒於道。命給棺賜祭，幷賜綵幣慰其家。時朝鮮頻貢異物，三年春，敕諭琛修常貢，勿事珍奇。是時朝廷用兵征建州，敕琛助兵進剿。琛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眾萬餘渡鴨綠、潑猪二江，攻破九獼府諸寨，斬獲多。

四年正月遣官來獻俘。詔從厚賚，敕獎諭之。是年，琛卒，賜謚惠莊。遣太監鄭同、崔安封世子晄為王，給妃韓氏誥命。既行，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曰：「遼東連年被寇，瘡痍未起，今復禾稼不登，軍民乏食。太監鄭同等隨從人員所過驛騷。臣考先年曾於翰林院中，選有學行文望者出使。今同、安俱朝鮮人，墳墓宗族皆在，見其國王，不免屈節，殊褻中國體。乞寢成命，或翰林，或給事中及行人內推選一員，往使為便。」帝曰：「英所言良是。自後賞賚遣內臣，其冊封正副使，選廷臣有學行者。」

六年，晄病篤，以所生子幼，命其兄故世子暲之子妥權國事，遣陪臣以聞。及卒，賜謚襄悼，命妥嗣位，妥妻韓氏封王妃。十年追贈妥父世子暲為國王，謚懷簡，母韓氏為王妃，從所請也。

十一年四月，妥奏建州野人糾聚毛憐等衞侵擾邊境不已，乞朝命戒飭。十二年十月，妥為繼妻尹氏請封，賜誥命冠服。時禁外國互市兵器，妥奏：「小邦北連野人，南鄰倭島，五兵之用，不可缺一。而弓材所需牛角，仰於上國。高皇帝時嘗賜火藥、火礮，今望特許收買弓角，不與外番同禁。」兵部議歲市弓角五十，後以不足於用，請無限額，詔許倍市。

十五年十月命妥出兵夾擊建州女直。妥遂遣右贊成魚有沼率兵至滿浦江，以氷泮後期。復遣左議政尹弼商、節度使金嶠等渡江進剿。十六年春遣陪臣來獻捷，帝命內官齎敕獎其能繼先烈，賜金幣，領兵官賞賚如例。後使還，遣其臣許熙伴送。熙歸至開州，建州騎二千邀之，掠其從卒三十餘人，馬二百三十餘匹，他所亡物稱是。奏聞，英國公張懋、吏部尚書尹旻等以遼東連年用兵，未可輕動，宜以此意諭妥。敕遼東守臣整飭邊備，更令譯者窮究所掠，期在必得，仍賜熙白金綵幣慰安之。

十七年，妥奏繼妃尹氏失德，廢置，乞更封副室尹氏。從之。十九年四月封妥長子慬為世子。

弘治七年十二月，妥卒，賜謚康靖。明年四月，封慬為國王，妻慎氏為王妃。十二年，慬奏：「本國人屢有違禁匿海島，誘引軍民，漸至滋蔓。乞許本國自行搜刷。其係上國地方，請敕官追捕。」時遼東守臣亦奏如慬言，報可。十五年冬，封慬長子　　為世子。

正德二年，慬以世子　　夭亡，哀慟成疾，奏請以國事付其弟懌，其國人復奏請封懌。禮部議命懌權理國事，俟慬卒乃封。既，陪臣盧公弼等以朝貢至京，復請封懌，廷議不允。

十二月，慛母妃奏懌長且賢，堪付重寄。於是禮部奏：「慛以痼疾辭位，懌以親弟承托，接受既明，友愛不失。通國臣民舉無異詞，宜順其請。」上乃允懌嗣位，遣中官敕封，幷賜其妃尹氏誥命。

初，成桂之自立也，與宰相李仁人本異族。永樂間，降祭海嶽祝文，稱成桂為仁人子，而祖訓亦載仁人子成桂更名旦。後成桂子芳遠奏辨，太宗許令改正。至是修大明會典，仍列祖訓於朝鮮國。貢使市以歸，懌上疏備陳世系，辨先世無弒逆事，乞改正。禮部議：「會典詳載本朝制度，事涉外國，疑似之際，在所略。況成桂得國出皇祖命，其不繫仁人後，太宗詔可徵，宜從其請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

十五年冬，命內官封懌子皓為世子，賜懌金帛珠玉，令括取異物及童男女以進。十六年，世宗即位，禮官言：「天子初踐祚，宜正中國之體，絕外裔狎侮之端。請諭懌非朝廷意，召內臣還，毋有所索取。」帝從之。

嘉靖二年八月，以俘獲倭夷來獻，幷送還中國被掠八人。賜白金錦紵。

八年八月，陪臣柳溥上言：「國祖李旦係本國全州人。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羅為司空。新羅亡，六世孫兢休入高麗。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。元季兵興，安曾孫子春與男成桂避地東遷。至正辛丑，當恭愍王之十年，有紅巾賊入境，成桂擊賊有功，授武班職事，時尚未知名。恭愍無嗣，陰蓄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子，晚為嬖臣洪倫、內豎崔萬生所弒。權臣李仁人誅倫、萬生而立禑，擢成桂為門下侍中。禑遣成桂侵遼東，成桂不從，返兵。禑懼，遜位於子昌。昌以偽姓見黜，復立王氏裔定昌君瑤，竄仁人於外。瑤復不道，國人戴成桂，請於高皇帝，立為王，更名旦，贍瑤別邸，終其身，實未嘗為弒。前永樂、正德間屢經奏請，俱蒙俞允，而迄未改正。今遇重修會典，乞賜昭雪。」詔送史館編纂。

十八年二月，睿宗祔太廟，配享明堂禮成，懌表賀。帝特御奉天門引見，賜宴禮部。

二十三年冬，懌卒。二十四年正月來訃，賜誼恭僖。詔立其子皓。皓未踰年卒，賜誼榮靖。九月，皓弟權國事峘遣使謝祭誼，幷請襲封，詔許之。

二十五年，峘遣使送下海番人六百餘至邊，賜金幣。二十六年正月，峘咨稱：「福建人從無泛海至本國者，因往日本市易，為風所漂，前後共獲千人以上，皆挾軍器貨物，致

中國火礮亦為倭有，恐起兵端。」詔：「頃年沿海奸民犯禁，福建尤甚，往往為外國所獲，有傷國體。海道官員令巡按御史察參。仍賜王銀幣，以旌其忠。」

三十一年冬，以洪武、永樂間所賜樂器敝壞，奏求律管，更乞遣樂官赴京校習，許之。

三十五年五月有倭船四自浙、直敗還，漂入朝鮮境。峘遣兵擊殲之，得中國被俘及助逆者三十餘人來獻，因賀冬至節，帝賜璽書褒諭。三十八年十一月奏：「今年五月，有倭寇駕船二十五隻來抵海岸，臣命將李鐸等剿殺殆盡，獲中國民陳春等三百餘人，內招通倭嚮導陳得等十六人，俱獻闕下。」復降敕獎勵，厚賚銀幣，幷賜鐸等有差。

四十二年九月，峘復上書辨先世非李仁人後，今修會典雖蒙釐正，乞著始祖旦、父子春之名，帝令附錄會典。

隆慶元年六月遣官頒即位詔。時帝將幸太學，來使乞留觀禮，許之。是年冬，峘卒，賜謚恭憲，命其姪昷襲封。

萬曆元年正月上穆宗尊謚、兩宮徽號禮成，昷表賀，獻方物馬匹。時昷屢請賜皇明會典，為其先康獻王旦雪冤。十六年正月，會典成，適貢使愈泓在京，請給前書，以終前命。許之。十七年十一月，陪臣奇芩等入賀冬至，奏稱本年六月，大琉球國船遭風至海岸，所有男婦合解京，給文放歸。從之。

十九年十一月奏，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，詔兵部申飭海防。平秀吉者，薩摩州人，初隨倭關白信長。會信長為其下所弒，秀吉遂統信長兵，自號關白，劫降六十餘州。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，時有倭夷往來互市。二十年夏五月，秀吉遂分渠帥行長、清正等率舟師逼釜山鎮，潛渡臨津。時朝鮮承平久，兵不習戰，昷又湎酒，弛備，猝島夷作難，望風皆潰。昷棄王城，令次子琿攝國事，奔平壤。已，復走義州，願內屬。七月，兵部議令駐劄險要，以待天兵；號召通國勤王，以圖恢復。而是時倭已入王京，毀墳墓，劫王子、陪臣，剽府庫，八道幾盡沒，旦暮且渡鴨綠江，請援之使絡繹於道。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，在所必爭。遣行人薛藩諭昷以興復大義，揚言大兵十萬且至。而倭業抵平壤，朝鮮君臣益急，出避愛州。遊擊史儒等率師至平壤，戰死。副總兵祖承訓統兵渡鴨綠江援之，僅以身免。中朝震動，以宋應昌為經略。八月，倭入豐德等郡，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，議遣人偵探之，於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。惟敬者，市中無賴也。是時秀吉次對馬島，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為聲援。惟敬至平壤，執禮甚卑。行長紿曰：「

天朝幸按兵不動，我不久當還。以大同江為界，平壤以西盡屬朝鮮耳。」惟敬以聞。廷議倭詐未可信，乃趣應昌等進兵。而星頗惑於惟敬，乃題署遊擊，赴軍前，且請金行間。十二月，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。明年正月，如松督諸將進戰，大捷於平壤。行長渡大同江，遁還龍山。所失黃海、平安、京畿、江原四道並復，[3]清正亦遁還王京。如松既勝，輕騎趨碧蹄館，敗，退駐開城。事具如松傳。

初，如松誓師，欲斬惟敬，以參軍李應試言而止。至是敗，氣縮，而應昌急圖成功，倭亦乏食有歸志，因而封貢之議起。應昌得倭報惟敬書，乃令遊擊周弘謨同惟敬往諭倭，獻王京，返王子，如約縱歸。倭果於四月棄王城遁。時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復定，兵部言宜令王還國居守，我各鎮兵久疲海外，以次撤歸為便。詔可。應昌疏稱：「釜山雖瀕海南，猶朝鮮境，有如倭覘我罷兵，突入再犯，朝鮮不支，前功盡棄。今撥兵協守為第一策，即議撤，宜少需，俟倭盡歸，量留防戍。」部議留江浙兵五千，分屯要害，仍諭昘蒐練軍實，毋恃外援。已而沈惟敬歸自釜山，同倭使來請款，而倭隨犯咸安、晉州，逼全羅，聲復漢江以南，以王京、漢江為界。如松計全羅饒沃，南原府尤其咽喉，乃命諸將分守要害。已，倭果分犯，我師並有斬獲。兵科給事中張輔之、遼東都御史趙燿皆言款貢不可輕受。七月，倭從釜山移西生浦，送回王子、陪臣。時師久暴露，聞撤，勢難久羈。應昌請留劉綎川兵，吳惟忠、駱尚志等南兵，合薊、遼兵共萬六千，聽綎分布慶尚之大丘，月餉五萬兩，資之戶兵二部。先是，發帑給軍費，已累百萬。廷臣言虛內實外非長策，請以所留川兵命綎訓練，兵餉令本國自辦。於是詔撤惟忠等兵，止留綎兵防守。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珒居全慶，以顧養謙為經略。

九月，昘以三都既復，疆域再造，上表謝恩。然時倭猶據釜山也，星益一意主款。九月，兵部主事曾偉芳言：「關白大眾已還，行長留待。知我兵未撤，不敢以一矢加遺。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，則風不利，正苦冬寒。故款亦去，不款亦去。沈惟敬前於倭營講購，咸安、晉州隨陷，而欲恃款冀來年不攻，則速之款者，正速之來耳。故款亦來，不款亦來。宜令朝鮮自為守，弔死問孤，練兵積粟，以圖自強。」帝以為然，因敕諭昘者甚至。

二十二年正月，昘遣金晬等進方物謝恩。禮部郎中何喬遠奏：「晬涕泣言倭寇猖獗，朝鮮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。倭語悖慢無禮，沈惟敬與倭交通，不云和親，輒曰乞降。臣謹將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所寄內地書、倭夷答劉綎書及歷年入寇處置之宜，乞特敕急止封貢。」詔兵部議。時廷臣交章，皆以罷封貢、議戰守為言。八月，養謙奏講貢之說，貢道宜從寧波，關白宜封為日本王，諭行長部倭盡歸，與封貢如約。九月，昘請許保國。帝乃切責羣臣阻撓，追褫御史郭實等。詔小西飛入朝，集多官面議，要以三事：

一，勒倭盡歸巢；一，既封不與貢；一，誓無犯朝鮮。倭俱聽從，以聞。帝復諭於左闕，語加周複。十二月，封議定，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，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，同沈惟敬往日本，王給金印，行長授都督僉事。

二十三年九月，昞奏立次子琿為嗣。先是，昞庶長子臨海君珒陷賊中，驚憂成疾，次子光海君琿收集流散，頗著功績，奏請立之。禮部尚書范謙言繼統大義，長幼定分，不宜僭差，遂不許。至是復奏，引永樂間恭定王例上請，禮臣執奏，不從。二十四年五月，昞復疏請立琿，禮部仍執不可，詔如議。時國儲未建，中外恫疑，故尚書范謙於朝鮮易封事三疏力持云。

九月，封使至日本。先是，沈惟敬抵釜山，私奉秀吉蟒玉、翼善冠、地圖、武經、良馬。而李宗城以貪淫為倭守臣所逐，棄璽書夜遁。事聞，逮問。乃以方亨充正使，加惟敬神機營銜副之。及是奉冊至，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，止遣二使奉白土綢為賀，拒其使不見，語惟敬曰：「若不思二子、三大臣、三都、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，今以卑官微物來賀，辱小邦邪？辱天朝邪？且留石曼子兵於彼，候天朝處分，然後撤還。」翌日奉貢，遣使賫表文二道，隨冊使渡海至朝鮮。廷議遣使於朝鮮，取表文進驗，其一謝恩，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。

初，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，倭於大版受封，即回和泉州。然倭方責備朝鮮，仍留兵釜山如故，謝表後時不發，方亨徒手歸。至是，惟敬始投表文，案驗潦草，前折用豐臣圖書，不奉正朔，無人臣禮。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擁二百艘屯機張營。方亨始直吐本未，委罪惟敬，幷呈石星前後手書。帝大怒，命逮石星、沈惟敬案問。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薊、遼；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，經理朝鮮；僉都御史楊鎬駐天津，申警備；楊汝南、丁應泰贊畫軍前。

五月，玠至遼。[4]行長建樓，清正布種，島倭窖水，索朝鮮地圖，玠遂決意用兵。麻貴望鴨綠江東發，所統兵僅萬七千人，請濟師。玠以朝鮮兵惟嫻水戰，乃疏請募兵川、浙，幷調薊、遼、宣、大、山、陝兵及福建、吳淞水師，劉綎督川、漢兵聽剿。貴密報候宣、大兵至，乘倭未備，掩釜山，則行長擒，清正走。玠以為奇計，乃檄楊元屯南原，吳惟忠屯忠州。

六月，倭數千艘泊釜山，戮朝鮮郡守安弘國，漸逼梁山、熊川。惟敬率營兵二百，出入釜山。玠陽為慰藉，檄楊元襲執之，縛至貴營，惟敬執而嚮導始絕。七月，倭奪梁山、

三浪，遂入慶州，侵閑山。統制元均兵潰，遂失閑山。閑山島在朝鮮西海口，右障南原，為全羅外藩，一失守則沿海無備，天津、登、萊皆可揚帆而至。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，閑山破，經略檄守王京西之漢江、大同江，扼倭西下，兼防運道。

八月，清正圍南原，乘夜猝攻，守將楊元遁。時全州有陳愚衷，去南原僅百里，南原告急，愚衷不敢救，聞已破，棄城走。麻貴遣遊擊牛伯英赴援，與愚衷合兵，屯公州。倭遂犯全慶，逼王京。王京為朝鮮八道之中，東阻烏嶺、[5]忠州，西則南原、全州，道相通。自二城失，東西皆倭，我兵單弱，因退守王京，依險漢江。麻貴請於玠，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。海防使蕭應宮以為不可，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。麻貴發兵守稷山，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出忠清道遮賊鋒。玠既身赴王京，人心始定。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，應試請問廟廷主畫云何。玠曰：「陽戰陰和，陽剿陰撫，政府八字密畫，無泄也。」應試曰：「然則易耳。倭叛以處分絕望，其不敢殺楊元，猶望處分也。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，則退矣。」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，馮仲纓於清正，玠從之。九月，倭至漢江，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，責其動兵，有乖靜候處分之實。行長、正成亦尤清正輕舉，乃退屯井邑。麻貴遂報青山、稷山大捷。蕭應宮揭言：「倭以惟敬手書而退，青山、稷山幷未接戰，何得言功？」玠、鎬怒，遂劾應宮恇怯，不親解惟敬，並逮。

十一月，玠徵兵大集，帝發帑金犒軍，賜玠尚方劍，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。玠大會諸將，分三協。鎬同貴率左右協，自忠州、烏嶺向東安，趨慶州，專攻清正。使李大諫通行長，約勿往援。復遣中協屯宜城，東援慶州，西扼全羅。以餘兵會朝鮮合營，詐攻順天等處，以牽制行長東援。十二月，會慶州。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，[6]而率大兵奄至其營。時倭屯蔚山，[7]城依山險，中一江通釜寨，其陸路由彥陽通釜山。貴欲專攻蔚山，恐釜倭由彥陽來援，乃多張疑兵，又遣將遏其水路，遂進逼倭壘。遊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，斬級四百餘，獲其勇將，乘勝拔兩柵。倭焚死者無算，遂奔島山，連築三寨。翌日，遊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，連破之，斬獲甚多，倭堅壁不出。島山視蔚山高，石城堅甚，我師仰攻多損傷。諸將乃議曰：「倭艱水道，餉難繼，第坐困之，清正可不戰縛也。」鎬等以為然，分兵圍十日夜，倭饑甚，偽約降緩攻。俄行長援兵大至，將繞出軍後。鎬不及下令，策馬西奔，諸軍皆潰。遂撤兵還王京，士卒物故者二萬。上聞之，震怒。乃罷鎬聽勘，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。事詳鎬傳。

二十六年正月，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，乃益募江南水兵，議海運，為持久計。二月，都督陳璘以廣兵，劉綎以川兵，鄧子龍以浙、直兵先後至。玠分兵三協，為水陸四路，路置大將。中路如梅，東路貴，西路綎，水路璘，各守汛地，相機行剿。時倭亦分三窟。

東路則清正，據蔚山。西路則行長，據粟林、曳橋，建砦數重。中路則石曼子，據泗州。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，往來如駛。我師約日並進，尋報遼陽警，李如松敗沒，詔如梅還赴之，中路以董一元代。

當應泰之劾鎬也，昞請回乾斷，崇勵鎮撫，以畢征討。上不許。又應泰曾以築城之議為鎬罪案，[8]謂堅城得志，啟朝鮮異日之患，於是昞奏辨。帝曰：「連年用兵發餉，以爾國素効忠順故也，毋以人言自疑。」

九月，將士分道進兵，劉綎進逼行長營，約行長為好會。翌日，攻城，斬首九十二。陳璘舟師協堵擊，毀倭船百餘。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，綎不利，退，璘亦棄舟走。麻貴至蔚山，頗有斬獲，倭偽退誘之。貴入空壘，伏兵起，遂敗。董一元進取晉州，乘勝渡江，連燬二寨。倭退保泗州老營，麾戰下之，前逼新寨。寨三面臨江，一面通陸，引海為濠，海艘泊寨下千計，築金海、固城為左右翼。十月，董一元遣將四面攻城，用火器擊碎寨門，兵競前拔柵。忽營中火藥崩，烟焰漲天。倭乘勢衝擊，固城倭亦至，兵遂大潰，奔還晉州。帝聞，命斬二遊擊以徇，一元等各帶罪立功。是月，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七月九日平秀吉死，各倭俱有歸志。十一月，清正發舟先走，麻貴遂入島山、酉浦，[9]劉綎攻奪曳橋。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，陳璘邀擊敗之。諸倭揚帆盡歸。

自倭亂朝鮮七載，喪師數十萬，糜餉數百萬，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，至關白死而禍始息。

二十七年閏四月，[10]以平倭詔告天下，又敕諭昞曰：「倭奴平秀吉肆為不道，蹂躪爾邦。朕念王世篤忠貞，深用憫惻。七年之中，日以此賊為事。始行薄伐，繼示包容，終加嚴討。蓋不殺乃天之心，而用兵非予得已。安疆靖亂，宜取蕩平。神惡凶盈，陰殲魁首，大師乘之，追奔逐北，鯨鯢盡戮，海隅載清，捷書來聞，憂勞始釋。惟王雖還舊物，實同新造，振凋起敝，為力倍艱。倭雖遁歸，族類尚在。茲命邢玠振旅歸京，量留萬世德等分布戍守。王宜臥薪嘗膽，無忘前恥，惟忠惟孝，纘紹前休。」

五月，玠條陳東征善後事宜十事。一，留戍兵，馬步水陸共計三萬四千有奇，馬三千匹。一，定月餉，每年計銀九十一萬八千有奇。一，定本色，合用米豆，分派遼東、天津、山東等處，每年十三萬石。一，留中路海防道。[11]一，裁餉司。一，重將領。一，添巡捕。一，分汛地。一，議操練。一，責成本國。廷臣議：「數年疲耗，今始息肩，自宜內固根本，不當更為繁費。況彼國兵荒之後，不獨苦倭之擾，兼苦我兵。故今日善後事宜，仍當商之彼國，先量彼餉之贏絀，始可酌我兵之去留。至於增買馬匹，添補標兵，

創立巡捕，及至管餉府佐，悉宜停止。」帝命督撫會同國王酌奏。八月，昸獻方物，助大工，褒賞如例。十月，請留水兵八千，以資戍守。其撤回官兵，駐劄遼陽備警。二十八年四月請將義州等倉遺下米豆運回遼陽。戶部議：「輸運維艱，莫若徑與彼國，振其彫敝，以昭皇仁。」詔曰：「可。」

二十九年二月，兵部覆奏經督條陳七事：「一，練兵士。麗人鷙悍耐寒苦，而長衫大袖，訓練無方，宜以束伍之法教之。一，守衝要。朝鮮三面距海，釜山與對馬相望，巨濟次之，宜各守以重兵，幷蔚山、開山等處皆宜戍守。一，修險隘。王京北倚叢山，南環滄海。忠州左右烏、竹二嶺，羊腸繞曲，有一夫當關之險。今營壘遺址尚存，亟宜修葺。一，建城池。朝鮮八道，十九無城。平壤西北鴨、浿二江，俱南通海。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壤，則王京聲援斷絕，皆應修築屯聚。一，造器械。倭戰便陸不便海，[12]以船制重大，不利攻擊。今准福唬造百十艘為奇兵，幷添造神機百子火箭。[13]一，訪異材。朝鮮貴世官，賤世役，一切禁錮，往往走倭走敵，為本國患，宜破格搜採。一，修內治。國家東南臨海，以登、旅為門戶，鎮江為咽喉，應援之兵，不宜盡撤。我自固，亦所以固朝鮮也。」詔朝鮮刻勵以行。九月，奏所頒誥命冕服遭變淪失，祈補給，從之。

時倭國內亂，對馬島主平義智悉遣降人還朝鮮，遺書乞和，且揚言秀吉將家康將輸糧數十萬石為軍興資，以脅朝鮮。朝鮮與對馬島一水相望，島地不產五穀，資米於朝鮮。兵興後，絕開市，因百計脅款。秀吉死，我軍盡撤，朝鮮畏倭滋甚。欲與倭通款，又懼開罪中國。十二月，昸以島倭求款來請命。兵部以事難遙度，令總督世德酌議，詔可。三十年十一月，昸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款，兵端漸露，乞選將率兵，督同本國訓練修防。帝曰：「曾留將士教習，成法具在，無容再遣。」因命其使臣齎敕誡勵。三十三年九月，昸復請封琿為世子，禮部仍執立長之議。三十五年四月，昸以家康求和來告，兵部議聽王自計而已。由是和款不絕，後三年始畫開市之事。

三十六年，昸卒。光海君琿自稱署國事，遣陪臣來訃，且請謚。帝惡其擅，不允，令該國臣民公議以聞。時我大清兵征服各部，漸近朝鮮。兵部議令該王大修武備，整飭邊防，幷請敕遼左督撫鎮臣，遣官宣達毋相侵犯之意。從之。十月，封琿為國王，從其臣民請也。三十七年二月，謚昸曰昭敬，遣官賜琿及妃柳氏誥命。

初，朝鮮失守，賴中國力得復，倭棄釜山遁。然陰謀啟疆，為患不已。於是海上流言倭圖釜山，朝鮮與之通。四十一年九月，總兵官楊宗業以聞。琿疏辨，詔慰解之。

四十二年四月，奏請追封生母金氏。禮部按會典，嫡母受封而生母先亡者得追贈，乃命封為國王次妃。四十三年十一月，表賀冬至，因奏買回吾學編、弇山堂別集等書，載本國事與會典乖錯，乞改正。禮部言：「野史不足憑。今所請恥與逆黨同譏，宜憫其誠，宣付史館。」報可。初，琿為生母已得封，至是復祈給冠服。禮臣以金氏側室，禮有隆殺，執不可。四十五年正月，琿請至再，帝以琿屢次懇陳，勉從之。

四十七年，楊鎬督馬林、杜松、劉綎等出師，為我大清兵所敗。朝鮮助戰兵將，或降或戰死。琿告急，詔加優恤。十一月，兵部覆：朝鮮入貢之道，宜添兵防守。詔鎮江等處設兵將，令經略熊廷弼調委。四十八年正月，琿奏：「敵兵八月中攻破北關，金台吉自焚，白羊出降。鐵嶺之役，蒙古宰賽亦為所滅。聞其國謀議以朝鮮、北關、宰賽皆助兵南朝，今北關、宰賽皆滅，不可使朝鮮獨存。又聞設兵牛毛寨、萬遮嶺，欲略寬奠、鎮江等處。寬奠、鎮江與昌城、義州諸堡隔水相望，孤危非常。敵若從鬚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遶出鳳凰城裏，一日長軀，寬鎮、昌城俱莫自保。內而遼左八站，外而東江一城，彼此隔斷，聲援阻絕，可為寒心。望速調大兵，共為掎角，以固邊防。」時遼鎮塘報稱朝鮮與大清講和，朝議遂謂琿陽衡陰順，宜遣官宣諭，或命將監護，其說紛挐。琿疏辨：「二百年忠誠事大，死生一節。」詞極剴摯。禮、兵二部請降敕令曉諭，以安其心。帝是其議，然敕令陪臣往，不遣官也。

天啟元年八月，改朝鮮貢道，自海至登州，直達京師。時毛文龍以總兵鎮皮島，招集逃民為兵，而仰給於朝鮮。十一月，琿奏力難餽餉，乞循萬曆東征例，發運山東粟，從之。

三年四月，國人廢琿而立其姪綾陽君倧，以昭敬王妃之命權國事，令議政府移文督撫轉奏，文龍為之揭報。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言：「琿果不道，宜聽太妃具奏，以待中國更立。」疏留中。八月，王妃金氏疏請封倧，禮部尚書林堯俞言：「朝鮮廢立之事，內外諸臣抒忠發憤，有謂宜聲罪致討者，有謂勿遽討且受方貢覈顛末者，或謂當責以大義，察輿情之向背者，或謂當令倧討敵自洗者，眾論咸有可采。其謂琿實悖德，倧討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，惟文龍一人耳。皇上奉天討逆，扶植綱常，此正法也。毋亦念彼素稱恭順，迥異諸裔，則更遣貞士信臣，會同文龍，公集臣民，再四詢訪。勘辨既明，再請聖斷。」報可。十二月，禮部復上言：「臣前同兵部移咨登撫，幷劄毛帥，遣官往勘。今據申送彼國公結十二道，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稱倧為恭順。且彼之陪臣相率哀籲，謂當此危急之秋，必須君國之主。乞先頒敕諭，令倧統理國事，仍令發兵索賦，同文龍設伏出奇，俟漸有次第，始遣重臣往正封典。庶幾字小之中，不失固圉之道。」從之。四年四月，封倧為國王。

五年十二月，文龍報：「朝鮮逆黨李适、韓明璉等起兵昌城，直趨王京，被臣擒獲。餘孽韓潤、鄭梅等竄入建州，有左議府尹義立約為內應，期今冬大舉犯朝鮮。臣已咨國王防守，暫移鐵山之眾就雲從島柴薪。」登萊巡撫武之望奏：「毛帥自五月以來，營室於須彌，所謂雲從島是也。今十月又徙兵民商賈以實之，而鐵山之地空矣。故朝鮮各道疑其有逼處之嫌，甚至布兵以防禦之。今鎮臣所稱李适等之叛，尹義立之內應，臣等微聞之，而未敢遽信焉。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，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。」兵部言：「牽制敵國者，朝鮮也；聯屬朝鮮者，毛鎮也；駕馭毛鎮者，登撫也。今撫臣與鎮臣不和，以至鎮臣與屬國不和，大不利。」帝乃飭勉鎮撫同心，而韓潤、尹義立等令朝鮮自處。倧又請撤遼民安插中土，兵部言：「遼人去留，文龍是視。文龍一日不去，則遼人一日不離。鮮人驅之入島可也，驅之離島不可也。宜令鎮臣將遼民盡刷過島，登撫刻期運糧朝鮮，量行救振，以資屯牧。」帝是之。

六年十月，倧上疏曰：

皇朝之於小邦，覆幬之恩，視同服內。頃遭昏亂，潛通敵國，皇天震怒，降黜厥命。臣自權署之初，不敢遑寧，即命陪臣張晚為帥，李适副之，付以國中精銳，進屯寧邊，一聽毛鎮節制，以候協剿之期。而适重兵在握，潛蓄覬覦，遂與龜城府使明璉舉兵內叛，直犯京城。晚收餘兵躡其後，與京輔官兵表裏夾攻，賊皆授首，而西邊軍實及列鎮儲偫罄於是役矣。

毛鎮當全遼淪沒之後，孤軍東渡，寄寓海上，招集遼民前後數十萬，亦小邦所仰藉也。顧以封疆多故，土瘠民貧，內供本國之軍需，外濟鎮兵之待哺，生穀有限，支給實難。遼民迫於饑餒，散布村落，強者攫奪，弱者丐乞。小邦兵民被撓不堪，拋棄鄉邑，轉徙內地。遼民逐食，亦隨而入。自昌、義以南，安、肅以北，客居六七，主居三四。向者將此情形具奏，見兵部題覆處分已定，何敢再干。

至韓潤及弟潭係逆賊明璉子姪，[14]亡命潛逃，因而勾引來寇。賊既叛國而去，制命已不在臣。尹義立曾任判書，本非議政。頃年差為毛鎮接伴官，不稱任使，褫職歸家，並無怨叛之事。毛鎮據王仲保等所訴，都無實事。意必有讒邪之臣，欺妄督撫，以售其交搆之計者。

毛帥久鎮海外，臣與周旋已近十稔。雖餼牽將竭，彼此俱困，而情誼之殷，實無少損。

且其須彌之遷，直為保護累重，將以就便芻薪。一進一退，兵家常事。訛言噂沓，本不介意。竊見部撫移咨曰「虞其逼處」，曰「驅其民，驅其帥」，甚至有「布兵以防，屬國攜貳」之語，似海外情事，未盡諒悉。臣之請刷遼民，因力不足濟，初非慮及逼處也。臣方與毛鎮同心一力，建功報主，豈敢有一毫猜防意乎。

帝報曰：「王和協東鎮，愛戴中朝，忠貞之忱，溢乎言表。鎮軍久懸，鮮、遼雜處。久客累主，生寡食多。微王言，朕有不坐照萬里之外者。然毛帥在中朝為牽制之師，在王國則唇齒之形也。海上芻輓，已令該部區畫，刻期運濟。逃難邊民，亦令毛帥悉心計處，俾無重為王累。傳訛之言，未足介懷，幷力一心，王其勉之。」

七年三月，兵部上文龍揭言：「麗官、麗人招敵攻鐵山，傷我兵千人，殺麗兵六萬，焚糧百餘萬，敵遂移兵攻麗矣。」帝敕文龍速相機應援。登撫李嵩奏：「朝鮮叛臣韓潤等引敵入安州，節度使南以興自焚死，中國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陣亡。」[15]既復奏：「義州及郭山、凌漢、山城俱破，平壤、黃州不戰自潰，敵兵直抵中和，遊騎出入黃、鳳之間，又分向雲從，攻掠毛帥，國王及士民遷於江華以避難。」時大清兵所至輒下，朝鮮列城望風奔潰，乃遣使諭倧。倧輸款，遂班師。九月，倧奏被兵情形。時熹宗崩，莊烈帝嗣位，優詔勵勉焉。

崇禎二年，改每歲兩貢為一貢。先是，遼路阻絕，貢使取道登、萊，已十餘年矣。自袁崇煥督師，題改覺華，迂途冒險，其國屢請復故。至是遣戶曹判書鄭斗源從登海來，移書登撫孫元化，屬其陳請。元化委官伴送，仍疏聞。帝以水路既有成命，改途嫌於自便，不許。是年六月，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都督毛文龍於雙島。

六年六月，倧遺書總兵黃龍言：「文龍舊將孔有德、耿仲明率士卒二萬投順大清，向朝鮮徵糧。本國以有德等曩在皮島為本國患，故未之應。」龍以聞。

十年正月，太宗文皇帝親征朝鮮，責其渝盟助明之罪，列城悉潰。朝鮮告急，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鎮舟師赴援。三月，洪範奏官兵出海。越數日，山東巡撫顏繼祖奏屬國失守，江華已破，世子被擒，國王出降。今大治舟艦，來攻皮島、鐵山，其鋒甚銳。宜急敕沈世魁、陳洪範二鎮臣，以堅守皮島為第一義。帝以繼祖不能協圖匡救，切責之。亡何，皮島並為大清兵所破，朝鮮遂絕，不數載而明亦亡矣。

朝鮮在明雖稱屬國，而無異域內。故朝貢絡繹，錫賚便蕃，殆不勝書，止著其有關治亂

者於篇。至國之風土物產，則具載前史，茲不復錄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成惟得〈至〉金甲兩上表謝　成惟得，高麗史卷四一作「成准得」。金甲兩，作「金甲雨」。

↑ 顓為權相李仁人所弒　李仁人，李朝實錄太祖實錄卷一恭讓王元年十二月條、明世宗實錄卷一〇四嘉靖八年八月壬午條都作「李仁任」。作「仁人」或係傳訛。太祖實錄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條、葉向高朝鮮考，統作「仁人」，今姑仍之。下同。

↑ 黃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並復　江原，原作「江源」，據李朝實錄世宗實錄卷一五三地理志改。

↑ 五月玠至遼　按邢玠至遼東，以及上文所述楊方亨自朝鮮還奏、邢玠為薊遼總督等事，均在萬曆二十五年，見神宗實錄卷三〇八三月己酉、己未各條，傳文失載年分。

↑ 東阻烏嶺　烏嶺，原作「鳥嶺」，據本書卷二四七劉綎傳、神宗實錄卷三一五萬曆二十五年十月辛酉條改。下同。

↑ 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　黃應賜，明史稿傳一九四朝鮮傳、國榷卷七八頁四八〇五作「黃應暘」。

↑ 時倭屯蔚山　蔚山，原作「尉山」，據本書卷二五九楊鎬傳及卷二三八麻貴傳、神宗實錄卷三一七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條、國榷卷七七頁四八〇四改。下同。

↑ 又應泰曾以築城之議為鎬罪案　應泰，原作「應」，脫「泰」字，據上文及神宗實錄卷三二七萬曆二十六年十月癸丑條補。「應泰」指丁應泰，不宜省。

↑ 麻貴遂入島山酉浦　酉浦，本書卷二三八麻貴傳作「西浦」，疑是。

↑ 二十七年閏四月　閏四月，原作「四月」，脫「閏」字，據本書卷二一神宗紀、神宗實錄卷三三四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丙戌條補。

↑ 留中路海防道　中路，原作「中都」，據明史稿傳一九四朝鮮傳、神宗實錄卷三三五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壬戌條改。

↑ 倭戰便陸不便海　原作「倭便戰陸不便海」，據神宗實錄卷三五六萬曆二十九年二月辛卯條改。

↑ 並添造神機百子火箭　火，原作「大」，據神宗實錄卷三五六萬曆二十九年二月辛卯條改。

↑ 至韓潤及弟潭係逆賊明璉子姪　弟潭，明史稿傳一九四朝鮮傳、熹宗實錄卷七二天啟六年十月辛酉條俱作「弟澤」。

↑ 中國援兵都司王三桂等俱陣亡　王三桂，熹宗實錄卷七七天啟七年三月戊寅條作「王三貴」。